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发展逻辑探析

麦日耶姆古丽·马木提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要

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植根于对现实社会关系与生产实践的深刻把握, 旨在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揭示人的本质的实践性。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以实践为逻辑起点, 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的辩证分析, 确立了对“现实的人”的科学认知, 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作为依据, 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由哲学批判向历史唯物主义再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断深化的发展路径, 为探析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道路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 “人的本质”思想, 实践, 社会关系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Marx's Thought on “Human Essence”

Maireyemuguli Mamut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human essence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Marxist philosophy. Marx's reflections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were rooted in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real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ductive practice, aiming to reveal 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human ess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rounded in practice as its logical point of departure, Marx's thought on human essence accomplished a dialec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bstract human being” to the “concrete human being”, thereby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human being” and ultimately pointing toward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bined approach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intellectual-historical research, taking Marx's classical works as its textual founda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Marx's thought on human essence—from philosophical critique, to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urther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article seeks to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Marx's conception of human essence w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xploring the path toward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Marx, The Thought of "Human Essence", Practice, Soci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特征。自古希腊以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 P. 7)，揭示了在城邦共同体中人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近代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概念出发，把人的思维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却只承认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费尔巴哈则以“感性直观”为基础，通过批判宗教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然而，这些观点均无法正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以人的劳动为研究范畴，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为方法指引，由此引申出“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解放”等核心概念，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科学阐释体系。通过梳理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可以发现，这一思想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中动态自我更新的。鉴于此，本文将以旧人学理论存在何种缺陷？马克思如何依托现实实践批判超越为研究线索，分阶段论证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发展逻辑，同时结合工业革命、市民社会矛盾等现实，进一步揭示“实践在人的本质生成中的重要意义”([2], P. 111)，从而展示其跨越时空的理论生命力。

2. 萌芽时期：在理性主义框架下考察人的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经历了从思辨哲学向现实社会关系的初步转向。他最初在自我意识与理性自由的框架中理解人，而后再在物质利益难题的现实条件下，逐步意识到人的本质不能在纯粹精神领域中被规定，需要回到现实关系中去考察。

(一) 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

黑格尔、鲍威尔等人的理论深刻影响了青年马克思，他在早期著作中突出自我意识的自由原则。因此，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思想被学界概括为带有自我意识哲学特征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其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在此，他通过辨析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核心差异，以原子运动规律为隐喻，初步阐释了以“自由”为人的本质的哲学命题。马克思指出，德谟克利特主张原子直线下落的机械必然运动，而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斜运动，打破了单一宿命的自然束缚。由此引出卢克莱修所说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3], PP. 33~34)，将原子偏斜视作个体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的自然哲学原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强调人的自我意识，人不是被命运或神决定的，而是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在此期间，马克思的思想仍受青年黑格尔派

的影响，具有唯心主义色彩，他主要把人视作孤立的原子式存在，“用黑格尔‘定在’概念说明人的自由，即人的自由处于人的社会联系中，不是任意的”([4], P. 12)。这时已经映射出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前提，即人的自由无法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独立存在。

(二) 人的本质是理性自由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剖析《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现实议题所暴露的物质利益难题，使马克思清晰察觉到思辨国家理论与社会现实的根本对立，自此将研究重心投向真实社会生活。但是他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仍未超出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哲学视域，将人的本质的规定始终以自我意识与理性自由为理论基点。关于自由，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3], P. 167)然而，正是在《莱茵报》撰稿期间他所接触到的社会政治与利益的现实问题，也让马克思逐步意识到黑格尔国家观的局限性。他开始确证人的本质不能从抽象理性或自我意识出发加以推导，而必须立足于现实关系与人的实践活动来予以揭示。由此开启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向。

(三)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在《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以此深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他意识到，黑格尔将观念置于现实之上，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吸收费尔巴哈“宗教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在认识人的本质问题上，经历了从‘思辨的王国回到现实人的世界’的思路转变”([5], P. 23)。但此时马克思仍未摆脱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局限，尚未立足物质生产实践阐释人的本质。需要辨析的是，费尔巴哈仅将宗教异化限定在精神层面，认为只要破除宗教幻想就能复归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类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为人类所共有的“理性、意志、心(爱)”([6], P. 102)，是人能够将自身类存在对象化、并由此产生宗教异化的内在根据。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宗教只是前提，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7], P. 3)因为，只有揭穿宗教的虚幻性，才能看清现实社会的压迫本质，从而找到改变现实的真正力量。由此，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确立为理论实践目标。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区分了有限的政治解放与人摆脱宗教、政治、经济多重压迫的彻底解放。但此时他仍沿用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未立足物质生产展开论证，这一局限促使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人的本质。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马克思尚未摆脱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影响，对人的本质理解仍停留于意识哲学层面，但现实社会问题已推动其逐渐转向实践和现实生活，为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3. 形成与成熟时期：从现实社会关系把握人的本质

进入这一阶段，马克思立足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唯物史观视角，逐步从劳动实践、社会关系、现实个体三重维度理解人的本质，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完成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一) 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

《手稿》将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理解为人 的类特性(类本质)，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从劳动实践理解人的存在方式，但这一时期尚未完全形成成熟的“人的本质”思想。在《手稿》中，他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分析工具，系统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7], P. 162)以此明确，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是人独有的类本质。此后，马克思区分了黑格尔与自身的异化理论。黑格尔的异化是绝对精神的纯粹精

神外化运动,最终依靠精神自身完成扬弃;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私有制,是物质生产领域真实的现实异化,二者存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马克思从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这四个维度揭示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得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的论断。进一步说明,人的本质唯有在对象化劳动中得以确证,扬弃异化劳动是复归完整人的本质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分析工资、资本利润与地租的分配逻辑,剖析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对立的经济处境,立足工人遭受剥削压迫的现实来剖析人的本质。但该阶段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仍残留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尚未完全摆脱抽象人性论桎梏。

(二)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确立了人的现实性。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均以“人”为理论起点。但是,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类”。而这一“类本质”又被他抽象地概括为“理性、意志、心(爱)”([6], P. 102)。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情感联结,却抛开现实生产活动与具体历史环境,只从意识、人的自然属性解读人,看不到复杂现实社会关系塑造着人的本质。与之不同,马克思以实践为根本立足点考察人的存在,指出人开展生产生活从来都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不存在脱离群体、孤立抽象的个体。针对旧唯物主义抽象的论断,他在《提纲》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P. 501),从而把对人的认识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历史的领域中去理解。社会关系并不是之外附加于人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并规定人的现实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在《提纲》开篇第一条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7], P. 499)由此可见,旧唯物主义只能直观、被动地看待客观世界,忽视人的改造性实践;唯心主义虽然察觉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却脱离物质生产与现实生活,空谈精神活动。马克思立足实践与社会关系重新阐释人的本质,证明了人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产物。由此,从理论根基上批判了费尔巴哈等的直观唯物主义,为彻底清算旧哲学奠定理论基础。

(三)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人的本质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摒弃黑格尔、费尔巴哈思辨哲学从抽象意识、抽象人性出发的研究范式,正式将“现实的个人”确立为探析人的本质的根本出发点,至此马克思彻底与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划清理论界限。《形态》存留“人体”“劳动”“需要”“黑格尔”等批注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试图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按照从‘地质的、水文的等关系(条件)’到‘人体’再到‘需要和劳动’的逻辑进路,来创造性地建构人的历史的理论起点。”([8], P. 33)显而易见的是,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问题。他们在《形态》中界定的“现实的个人”区别于费尔巴哈孤立、直观的自然人,其根本规定在于始终置身于既定社会关系之中、自觉开展物质生产实践;也正是这种自由自觉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人与动物相区分的根本尺度。正如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 P. 531)“人的需要”是驱动现实的个人开展物质生产的原始动因,构成人类历史展开的初始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9], P. 610)这一论断承认人具有自然生理基础,但并未将人的本质归于自然属性。进一步来看,“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7], PP. 523~524),也说明了,人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实践,必然会生成相应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切与人相关的关系。

由此可见,“人的需要”与其生产活动始终内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单纯的生理自然属性无法规定人的本质;人的现实本质,由人所处的全部社会关系共同界定。在此基础上,《形态》也进一步揭示,自发分工与私有制会使人的活动沦为异己的支配力量,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因此,只有消灭旧式分工与资本主义私有生产关系,现实的个人才能实现全面发展,人的发展获得现实可能。

4. 深化时期: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澄明人的本质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根基,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与社会历史条件的持续演进,因而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持续得到了现实历史的印证。

(一) 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深化

人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会展现出差异化的生存状态。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结合阶级社会现实,拓展并完善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相关理论,使“人的本质”思想逐步走向成熟。二人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从历史运动中把握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10],P.380)这一论断指明,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展开的首要前提,人只有先满足自身生存需要,才能开展政治、文化、交往等各类社会活动。因此,以满足自身需要为内在动力的物质生产实践,持续推动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不断重塑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实践发展必然催生对应的生产关系,而作为核心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直接规定特定历史阶段中人的存在形态。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P.405)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足以印证,物质实践是人确证自身存在的根本方式,脱离物质生产,人类社会便无法存续。但“需要”与“实践”只是人形成社会关系的历史起点,人的现实本质归根到底由全部社会关系共同规定,这也是马克思立足阶级关系具象阐释人的社会性的理论逻辑起点。

(二)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考察人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逻辑的批判为理论视域,跳出旧哲学抽象人性论的思辨框架,立足现实物质生产与经济交往关系,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动态生成过程,把人置于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进程中展开考察。“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1],P.5)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规律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中,并据此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以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交换形式与经济结构为依据,揭示了人的本质随社会经济关系迭代而不断扬弃。第一阶段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在此阶段,自然经济主导下的有限生产与低下交换水平,使人完全依附于血缘、宗法、等级共同体,个体尚未形成独立的主体地位。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此阶段,商品经济与资本生产赋予个体形式上的独立与自由,被商品、货币、资本构成的物的关系所遮蔽,人的本质被交换价值掩盖,但人与人的关系被商品、货币、资本构成的物的关系所遮蔽;第三阶段,即“自由个性”阶段,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将扬弃私有制、资本增殖逻辑与旧式固定分工,社会生产也将摆脱资本支配的功利性目的,转而以培育、发展人的完整能力与自由个性为价值旨归。第三阶段,人与人之间对立、物化的社会关系将消解。人们依托自由自觉的联合体建立新的交往关系,从而实现个体发展的真正解放。从“三大社会形态”得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知深化、人的解放进程,始终与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高度统一,为后续《资本论》剖析资本逻辑支配下人的生存状况铺垫了理论基础。

(三) 人的本质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最终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价值旨归。在《资本论》的研究视域中,

马克思跳出德国古典哲学抽象人性论的局限，立足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具体的人”阐释人的本质，指明人的本质是依托人在现实中的劳动生成，在现实层面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社会化雇佣劳动为切入点，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揭露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对于人的本质的考察，马克思明确提出应当在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在消除劳动异化的过程中推动人的解放，破除物的关系对人与人社会关系的遮蔽，深入阐明人与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1], P. 30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私有制剥夺了劳动者完整实现自身需求的可能，遮蔽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需要辨明的是，“必然王国”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必然性在一切社会形态、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普遍存在，“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12], PP. 928~929)。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必然王国中的劳动完全服从于资本增殖这一外在目的。马克思就此写道：“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3], P. 929)由此可见，自由王国并非对必然王国的摆脱，而是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在其彼岸生成。唯有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缩短工作日，消除异化并重建完整和谐的社会关系，才能达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

综上，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实现了价值层面的转向，扬弃了私有制下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人的本质的价值旨归。

5. 结语

纵观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发展逻辑，贯穿其中的一条根本线索是，人的本质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抽象规定，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不断生成的现实过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根源在于他始终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非从某种预设的人性假设出发。正是在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指引下，马克思最终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归宿，将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内在地统一于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此创立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阐释体系。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依据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对其人的本质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与阐释，侧重于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分析，而对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与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对话，以及这一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阐释，尚未展开充分讨论。此外，限于篇幅，本文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政治哲学等后续理论发展之间的关联，亦未能作深入探讨。未来，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阐释空间，使之在与现实问题的对话中持续焕发理论生命力。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纵 20250174);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高级别科研平台建设硕士研究生科研项目(3300225919)。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7.
- [2] 宋惠芳.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及其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4): 105-113+168.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3, 44, 167.
- [4] 马小帅.“现实的个人”: 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考察[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

- 会科学版), 2023(2): 10-16.
- [5] 李俊春.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及其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1(10): 23-26.
- [6]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M]. 荣震华,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02.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102, 162, 499, 501, 531, 533, 544.
- [8] 梁爽. “人的本质”的自我生成何以可能——《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重构[J]. 哲学研究, 2022(10): 31-4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10.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80, 405.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 306.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28-929.
- [13]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29.